

鲁迅文化丛书



[俄]果戈理 著
[俄]阿庚 译
图

百图死魂灵

中国文联出版社

〔俄〕果戈理 著

〔俄〕鲁迅 译

〔俄〕阿庚 图

百图死魂灵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图死魂灵/(俄)果戈理著;鲁迅译.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12

ISBN 7-5059-3182-2

I. 百… II. ①果… ②鲁… III. 长篇小说—俄国—近代 IV. 15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8604 号

书 名	百图死魂灵——鲁迅文化丛书
译 者	鲁 迅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满庭芳
责任印制	董 华
排 版	北京文籍激光排版厂
印 刷	铁道部标准化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452 千字
印 张	16.75
插 页	6 页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3182-2/I·2408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出版说明

《死魂灵》是俄国伟大作家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 1809—1852)的名作,初版于1842年,以其“不尚夸张,一味写实”,将一个时代的俄国中流社会的情状,描绘得栩栩如生,吃“死魂灵”的乞乞科夫和拥有农奴即“生魂灵”与“死魂灵”的地主们,于是成为全人类的或一时代或一群人的典型,那是“几乎无事的悲剧”的生存状态。鲁迅由此发出“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的慨叹。

《死魂灵》一出,即有许多国家的译本。

而我们中国,虽然稍稍晚了一点,毕竟不到百年,也有了中译本了,而且出于鲁迅先生之手,读书界也曾震动、风行一时,在中国展现出普希金称誉作者的“含泪的微笑”的魅力。

鲁迅一生重视翻译,并倾注极大的精力于翻译。论字数,创作与翻译几乎等量齐观,而《死魂灵》却是他选择的惟一一部世界名著。尽管他自说“那译文虽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加上着重号的强调,那历史的、美学的、文化交流的意义却无法泯灭,即使鲁迅的“直译”,今天读来更加“不顺”,这理论依然是一家之言,这文本依然足资借鉴并为翻译史上的珍贵文献。

《死魂灵》因其经典性,又为美术家所赏识。在俄国,早有三

2 百图死魂灵

种插图，其中以阿庚（А. А. Агин，1817—1875）作画，培尔那尔斯基（Bernardski）刻版的《死魂灵百图》为最有名。鲁迅于1935年秋天得到，以为“在中国，也许未必有第二本。藏了起来，对己对人，说不定都是一种罪业”。于是立即决定翻印，可以“左图右史”，与小说相得益彰；可以给插画家借鉴，与中国传统的“出相”和“绣像”作比较；以及慰藉为生活为艺术辛苦辗转的人们。

其实，那时的小说与百图是分别出版的。要说“左图右史”，珠联璧合，还是现在出版的这一本，我们相信这是奉献给今日中国读者的精品，我们相信这将长久流传，并为未来中国读者所喜爱。

原 序

阿庚(A. Agin)作的“死魂灵一百图”出版之后,著名的书籍解题家葛甫列摩夫(P. A. Efremov)告诉我们这里缺少三张图画(七十四,七十六和七十七),而且亲切的提议用他收藏着的底本,印它出来,同时又将出版阿庚和培尔那尔特斯基(Bernardski)的画集的第一次广告样本加在我们的版本里,因为在这种早已消失的,没有一所私人或公共图书馆还保存着的广告上,也插有几幅最能表现果戈理的诗(Poem)里的英雄们的全部性格的,阿庚的图画。感谢这个完全了我们的版本的机会,所以在首页上,我们以为并非多余,也放了阿庚的图画,那是印在第一版的封纸上的;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得到的阿庚给不朽的诗作成的画像,已经不是一百幅而是一百零五幅了。

里斯珂夫(N. S. Lyskov)在“关于‘死魂灵’的插画”(“Niva”, No. 8, 1893)一文里,详细的写了这图画的历史。这篇文章,蒙作者许可,全篇移录在后面。

关于“死魂灵”的插画

在各方面能像果戈理的“死魂灵”那样的作品,值得每一

个有教育的俄国人加以十分的注意，是无疑的。随着这部文学作品的出版，就有许多插画，和它发生了关系。插画的任务，乃在用线条的表现方法，补足原文的艺术印象，也就是再写被作者所写过的人物和当时的生活中的习惯事件。因此插画对于“死魂灵”那样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文学作品，在产生了这时代的伟大作品的人民，是应该极其贵重的；这些人民中的有教育的人们，应该知道，在人物和事件上表现一部著名的作品，是无不和努力相关；然而在此不但出了疑问，且有显明的例子，俄国社会中的大多数，因为对于本国文学的冷淡，完全不明白用怎样的经验来表现插画上的“死魂灵”，和每一种经验会给与一些怎样的结果。在近顷的一八九三年，那久已被视为珍品而售价极昂的阿庚的旧图，是以新版出现了，那么，现在我们不但有理由，而且有必要的理由，甚至是一种义务，来想到在这种出版关系上，将产生怎样的作用，并且应当在这里说明这插画的出版何以是非常的事情和这一种版本怎样超越其他的版本。

作“死魂灵”插画的有三个俄国艺术家：阿庚，潘克莱夫斯基 (Boklevski) 和梭可罗夫 (P. Sokolov)。阿庚所作的插画，是一个场面接着一个场面的，比所有的都详细和精确。他印出了七十二幅图，是培尔那尔特斯基的木刻；他原想出版一百幅，而且画了不止一百幅，竟画了一百零三幅，可是仅仅出版了七十二幅，此外的二十八幅也由培尔那尔特斯基刻成，但并未问世，别的三幅虽然也已刻出，或者也已印出，但到现在却成为这样的奇特之品，几乎谁也不知道它们了。

当阿庚的一百幅图画以新的版本出世的时候，其中缺少三幅，关于这，俄国的著作家和艺术家们是应该知道的，然而不知道，现在来作一个详细的解释吧。

是这样的情形：阿庚画了三幅表现“戈贝金大尉的故事”场面的图画时（一八四七年），在彼得堡“现代人”杂志的编辑主持之下，预备出版一种“插画年鉴”，便从阿庚取得了两图，想收入他们的“年鉴”里，是照这样的做了。但在这一本“年鉴”里，他们又登载了一篇题为“塔里尼科夫家族”的班那耶娃（Panaeva）夫人的中篇小说，当时竟惹起特别的注意，还招了种种理由的攻击；“年鉴”为了这篇小说，就没有能够发行，被捆束和封存起来，很长久的遗弃在编辑部的阁楼上了。出版者在一八四八年封存的“年鉴”之后，于一八四九年续出了“文学业集”，仍然竭力保存着“年鉴”的体裁，印出了阿庚的一幅“戈贝金大尉的故事”的图画（第三幅）。这幅图画是行到世间来了；又过了十年，“现代人”的主人们不知因何去寻那捆在阁楼上的“年鉴”，但这堆东西显然遭遇了意外：所有的“年鉴”捆子都遗失了，关于这遗失，未曾作任何的查究，也来不及查究。这件事遂毫无结果而止，更加方便了官厅对于这“年鉴”的禁止，因为永远消灭了。

于是阿庚所作的两幅“戈贝金大尉的故事”的图画也遗失了，自然，是到那里去糊墙壁或上纸碾去了；但在葛甫列摩夫的珍贵的搜集里却有这两幅图画的底本，同时还有第三幅，曾印在一八四九年的“文学业集”上。只是所有这三幅图画的原版却已经散失得无影无踪了。

现在，当偶然得到阿庚的百图的原版，并且以“果戈理‘死魂灵’一百图”题名而印行画集的时候，文学的爱好者们获得了很大的满意：他们现在付出低廉的价钱，便可买到极伟大的，极详细的“死魂灵”的插画。

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里，它是以对于文学的冷淡出名

的，在这社会里，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为什么应该特别宝贵阿庚的每一幅著名的图画，当那时已经有了这个画家的一百图，此外又有潘克莱夫斯基和梭可罗夫的画集，——于是这里就得加以说明，为什么阿庚的图画比一切的都更重要，为什么纵有潘克莱夫斯基和梭可罗夫的图画存在，而这还不失其自己的名贵。潘克莱夫斯基的图画以它的“愉快”著名，在这种意义上，是很好的，然而陷于夸张，甚至于成了滑稽画，因此即绝无能与阿庚的图画相比之处，阿庚画得很正确，还竭力要给果戈理的人物以一种典型，这些人物他全都熟识，仿佛是同时代人；至于梭可罗夫的最新的图画，因为那价值，在报章上是被认为优秀，而且加以称赞的（他的图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阿庚的图画里所缺少的那一方面）；然而梭可罗夫在他的画集里统共只有十二幅图，这就是说他仅仅画了“死魂灵”的十二个场面，而那时阿庚却有了一百零三幅图画，表现一百个不同的时境，和两种不同的文稿上的三个场面。这就永远使阿庚图画集在比较不足的画集之前成为卓越的作品，而阿庚所作的“死魂灵”插画集，在文学的爱好者，也因此一定将比别的两种画集更有兴味，更加宝贵了，虽然那两种画集也是很好的，但还未达到那样的完美——如我们在阿庚的画集里所发见的那样的完美。

尼古拉·里斯珂夫

序 言

—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在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史上，是占着特殊的地位的。这是有艺术价值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其中呈现着出于伟大的艺术家和写实主义者的画笔的，俄国社会的生活的巨大而真实的图像。在这小说里，俄国的诗人这才竭力将对于旧习惯的他个人的同情和反感，他的教化的道德的观察，编入他的小说和故事里面去，而又只抱定一个希望：说出他所生活着的时代的黑暗方面的真实来。

由这意义说，《死魂灵》之在俄国文学史上，是成了开辟一个新时代的纪念碑的。

在十九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所谓“浪漫谛克”和“感情洋溢”的时期——中，不住的牵制着俄国诗人的，只有一个事物，就是他个人。什么都远不及他自己，和一切他的思想，心情，幻想的自由活动的重要。他只知道叙述一切环境，怎样反映于他自己，即诗人；所以他和这环境的关系，总不过纯是主观的。但到十九世纪的第四个十年中，艺术家对于自己的环境的这主观的态度，却很迅速的起了变化，而且立即向这方向前进了。从此以来，艺术家的努力，首先是在竭力诚实地，完全地，来抓住人生，并且加以再现；人生本身的纷繁和牴牾，对

于他诗人，现在是他的兴趣的最重的对象了。他开始深入，详加析分，于是纯粹地，诚实地，复写其全体或者一部分。艺术家以为最大的功劳，是在使自己的同情和反感退后，力求其隐藏。他惟竭力客观地，并且不怀成见地来抓住他所处置的材料，悉数收为己有。

艺术家的转向客观的描写，有果戈理这才非常显明的见于俄国文学中。在《巡按使》和《死魂灵》上，我们拥有两幅尼古拉一世时代的极写实的图画。果戈理是在西欧也负俄国文学的盛誉的所谓“自然主义”派的开基人。一切俄国的艺术家，是全都追踪果戈理的前轨的，他们以环境为辛苦的，根本的研究的对象，将他们作为全体或者一部分，客观的地，但也艺术的地再现出来。这是一切伟大的俄国艺术家的工作方法；从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和阿思德罗夫斯基以至冈察罗夫，托尔斯泰和萨尔蒂珂夫—锡且特林。如果他们之中，有谁在他的著作里发表着自己的世界观，并且总爱留连于和他最相近的形态；如果他在真实的图像中，织进他个人的观察，肯在读者前面，说出一种信仰告白来，那么，他的著作先就是活真实的伟大而详细的肖像，是一个时代的历史的纪念碑：并非发表着他个人的见解和感情，却在抓住那滚过他眼前的人生的观念和轮廓。

果戈理的创作，在俄国文学的发达上，该有怎样的强大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偏于教训的哀情小说，无关人生的传奇小说，以及散文所写的许多抒情诗似的述怀，都逐步的退走，将地方让给环境故事——给写实的，逼真的世情小说和它那远大的前程：给提醒读者，使对于人生和周围的真实，取一种批评态度的散文故事了。

二

然而一开始，就毅然地使艺术和人生相接近的作家——尼古拉·华希理维支·果戈理（一八〇九——一八五二）——在天性上，却绝非沉静的，冰冷的观察者，或者具有批评的智力，和那幻想，知道着控制他猛烈的欲求的人。

果戈理是带着一个真的浪漫的魂灵，到了这世界上来的，但他的使命，却在将诗学供献于写实的，沉着而冷静的自然描写，来作纯粹的规模。在这矛盾中，就决定的伏着他一生的全部的悲剧。

果戈理是纯然属于这一类人的，他以为现世不过是未来的理想上的一个前兆，而且有坚强的信仰，沉酣于他的神灵所授的使命。

这一类人的精神的特质，是不断的举他到别一世界去——到一个圆满的世界，他在这里放着他所珍重的一切：对于正义的定规的他的概念，对于永久之爱的他的信仰，以及替换流转的真实。这理想的世界，引导着他的一生，当黑暗的日子和时间，这就在前面照耀。随时随地，他都在这里发见他的奖赏，或者责罚和裁判，这些赏罚，不断的指挥着他的智力和幻想，而且往往勾摄了他的注意，使他把大地遗忘；但当他正在为了形成尘世的存在，艰难的工作时，它却更往往是支持住他的柱石。

一个人怀着这样的确信，他就总是或者落在人生之后，或者奔跑在这之前。在确定和现实的面前，他能够不投降，不屈服。实际的生活，由他看来几乎常是无价值的，而且大抵加以蔑视。他要把自己的概念和见解，由实在逼进梦幻里，还往往神驰于他所臆造的过去；然而平时却生活于美丽的将来的预先

赏味中；对于现实的一种冷静的批评的态度，和他是不相合的，因为他总以成见来看现实，又把这硬归入他信为和现实相反的人生要义里去了。他不善于使自己的努力和贮力相调和，也不能辛苦地，内面的地将他的所有才能，用于自己的生活的劳作；极困难的问题，在他是觉得很容易解决的，但立刻又来了一个小失败，于是他就如别人一样，失掉了平衡，使他不快活。他眷恋着自己所安排的关于人生的理想和概念，所以要和这形成我们的生活的难逃而必然的继承部分的尘世的散文相适应，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浪漫者”，这用的是一个暗晦的老名词，所指的特征，是感情的过量，胜于智力，狂热胜于瞬间的兴味。

人和作家的果戈理的全部悲剧，即成立在这里面，他那精神上的浪漫的心情，因为矛盾，只得将他自己的创作拆穿了。他是一个浪漫者，具有这典型的一切性格上的特征，他爱在幻想的世界，即仰慕和预期的世界中活动，这就是说，他或者美化人生，加以装饰，使这变成童话，或者照着他的宗教和道德的概念，来想像这人生。他在开口于他的梦境和实状之间的破裂之下，有过可怕的经验，他觉察到，但做不到对于存立和确定，用一种健全的批判，来柔和那苦恼和渴慕的心情。他也如一切浪漫者一样，偏爱他自己所创造的人生理想，而且——说起要点来——他所自任为天职的，是催促这理想的近来，和准备在世界上得到最后的胜利。他不但是一个梦幻的浪漫者，却也是一个战斗的浪漫者。

然而在一切他的浪漫的资质中，果戈理却具有一种惊人的天禀，这就造成了他一生中的所有幸福和美景，但同时也造出

所有的不幸来：他有特别的才能，来发见实际生活的一切可怜，猥琐，肤浅，污秽和平庸，而且到处看出它的存在。生活的散文的方面，是浪漫者大抵故意漠不关心，加以轻视，或者想要加以轻视的，但这些一切，却都拥到果戈理的调色版上，俨然达到艺术的具体化了。天性是这样的浪漫者，而描写起来，又全为非浪漫的或反浪漫的一个这样的艺术家如果戈理的人，产生的非常之少。所以艺术家一到心情和创作的才能都这样的分裂时，即自然要受重大的苦恼，也不能从坚牢的分裂离开，这分裂，是只由这两种精神中的一种得到胜利，这才能够结束的：或者那用毫无粉饰的散文来描写人生的才干，在艺术家里扑灭了他的精神的浪漫的坚持，或者反之，浪漫的情调由艺术来闷死和破坏了诚实地再现人生的力量。

实际上是出现了后一事：果戈理的对于写实的人生描写的伟大的才能消失了，他总是日见其化为一个宗教和道德思想的纯粹而率直的宣讲者。但当已将消灭之前，这写实的能手却还灿然一亮，在《死魂灵》里，最末一次放出了他那全部的光辉。

三

这部长篇小说是果戈理的天才的晚成的果实。是他的幻想的浪漫的倾向和他的锋利而诚实的人生观察的强有力的天禀之间，起了长久的争斗之后，这才能够完成的著作。

在他的第一部小说《狄亢加乡村的夜晚》（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二年）里，这分裂的最初的痕迹就已经显然可见了。在这小说里，果戈理是作为一个小俄罗斯生活和下层民众的描写者而出现的，但同时也是幻想的诗人，将古代的传说从新创造，使它复活。这最早的作品很分明的可见两种风格的混合，但其间

自然还以梦幻的一面为多。就是自然叙述和所写人物中的许多性格描写，也保持着这风格——纵使果戈理固然也并不排斥用纯粹的简朴和一致的精神以及真正的写实法，来表现别的人物和情形。从这两种风格的混合，如喜和悲，哭和笑的交替的代谢，就清楚的显示着诗人的创作还没有取得确定的方向，然而其中也存留着印象，知道艺术家的魂灵，那时已经演过内面的战斗了：梦幻者的理想主义，不能踏倒那看穿了实际上的一切可憎和庸俗，而他自己却竭力在把握并显示别一种更崇高，更理想的意义的写实者的强有力的天资。

关于艺术的创作的这崇高而理想的意义，果戈理是在开始他作家事业的第一年，就已大加思索的。那时特别烦扰着他的，是浪漫者非常爱好的主题，就是凡有梦幻者，理想者和艺术家一遇到运命极不宽容地使讨厌的，严酷的现实和他冲突的时候，就一定提了出来的那苦恼。果戈理在他的短篇小说《肖像》里，就很深刻运用了梦幻和生活之间的分裂的问题。

这篇小说的梗概极像霍夫曼^①的一篇故事。那故事叙述着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精神的传奇，他为了贪欲，便趁时风，背叛了真正的，纯粹的，崇高的艺术，但待到他知道自己的才能已经宣告灭亡的时候，就发狂而死了。这不幸的艺术家的恶天才反基督教者的幻想的肖像，用一种极写实的，或者简直是自然主义的艺术写就，在这图画里显现着反基督教者的一部分的魂灵。

艺术应该为理想效力，却非连一切裸露和可憎也都在内的真实的再现——这是这一篇故事的根本思想——向我们讲说这

^① E. Th. A. Hoffmann (1776—1822)，德国的浪漫派作家。——译者。

道德，是托之艺术家怎样受了肖像的危险影响，贪利趋时，终于招了悲剧的死的，而这肖像，乃是一幅太写实主义者的艺术的作品。

果戈理也如德国的浪漫者一样，在艺术中抓着一一种崇高的，近乎宗教的信仰。然而他的艺术观却不能把总是起于梦幻的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之间的面前的矛盾遮蔽起来。他就在眼前，看见这开口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深渊，而这目睹，对于他却有些骇怕和震悚。这里只有一个方法了，忘却它：震撼和损害，在精神上无足轻重。这是两篇故事《涅夫斯基大街》和《狂人日记》的主题。

然而在果戈理的创作里，渐渐的起了决定的转变了。他对自己的才能让了步，他服从它，走向现实和真实的描写去；他不再将它们美化，理想化了；它们怎样，他就照式照样的映下来，首先是一向很惹了他眼睛的消极的方面。现在是他和这庸俗的，陈腐的，齷齪的真实，在艺术的原野上相冲撞了，于是当面就起了严重的问题，这是他在《肖像》里也已经提出过了的：“如果艺术来描写齷齪和邪恶，而且写得很自然，很生动，几乎有就是这齷齪和这邪恶的一片，粘在艺术品上的样子，那么，艺术也还在尽它高尚的使命吗？”

不过果戈理并不能长久抗拒他的才能。他的艺术，就一步一步的和生活接近起来了。这接近，从他那一八三四年集成出版的浪漫的故事，名为《密尔格拉特》的短篇小说集子中，尤其可以分明的觉得。

这些小说中之一的《旧式的地主》，是一首简朴的牧歌，是一个两样入于凋零的人生的故事：是一篇心理学的随笔，那幽深和诗趣，是沒有一首浪漫的牧歌所能企及的。善感的和浪漫

的作家，都喜欢这一类令人感激的主观的东西，就如两个爱人，远离文明的诱惑，同居于天然的平和之中的故事。《旧式的地主》是一个极好的尝试，用这材料，把浪漫的要素来写实的地，人工的地修补了。寂寞荒凉之处，有一座小俄罗斯的村庄——这里有倦于世事而无所希望的男主角，和幽郁的，或是易受刺激的女主角——一对老夫妇；但虽然简朴和明白，却到处贯注着深的真实和诗情。这在果戈理的创作上，表示着写实主义对于浪漫派的一个决定的胜利。

在历史的故事《塔拉斯·布尔巴》中，给我们的面前展开了完全两样的诗的境界。这里也看出从早先的理想化的风格，向着写实主义的分明的转变来，但自然以在一部历史小说上所能做到的为限。果戈理的大著作《塔拉斯·布尔巴》里所描写的景物，那价值是不可动摇的。这故事的内容，所包含和那复杂，恐怕不下于《死魂灵》；从中也可以发见各种典型和插话的一样的丰富，做法的一样的有力和一样的急速的步骤。心理的活动，《塔拉斯·布尔巴》里也恐怕比果戈理的任何别的产品还要深，因为主角的感情，在这里比《死魂灵》里所用的人物更认真，更复杂。《塔拉斯·布尔巴》——是一篇历史的叙事诗，也有一点理想化。这里面生活着古代传说的精神，但所用的人物的心境，却总是真实的，并且脱离了浪漫的过度吃紧。萨波罗格的哥萨克民族的古代，和他们的服装，他们的家庭生活，他们和犹太人以及波兰人之间所发生的战争——这些一切，都用了一种神奇的真实，描写在《塔拉斯·布尔巴》中；还在里面极老练的插入了叙述和描写的要素；这些又并不累及著作，倒使它更加活泼，更加绚烂起来。《塔拉斯·布尔巴》由那描写的史诗式的匀称，制作的尚武的精神，以及首先在性格的完成和插话的精